



天鹅翩翩



□ 王德亭

你敢说这次不是奔着两只白天鹅来的吗？可是兴致满满，匆匆而来，却事与愿违。你赶到淄河桥边最初远看白天鹅的地方，湖上有雾霾，好在阳光尚可，不很妨碍视线，你一眼看到了对岸，可是没有白天鹅的影子，只有一群野鸭惬意地游动，一副当仁不让的主人模样。

你心有不甘，不信天鹅就这样不辞而别了，其实它们也是不请自来啊，悄悄地来，又悄悄地走。你想绕到太公湖对岸去，到了那里，天鹅是走还是留才可下结论。那里的湖面静静的，不，有一群水鸭安详地滑行，搅动了粼粼水波。一位环卫工问你钟点，你告诉他，然后请教天鹅的事。他说，昨天还在，待了有些日子了，前几天来了三只白天鹅，也不知是不是来喊它们归队的，应该是去了东营了。这不是没有可能，黄河入海口的东营，有适宜天鹅生长的最大的黄河湿地，还有美丽的天鹅湖湿地公园。

这几天，天鹅成为你心中的牵挂，你想等找到相机再去碰碰运气。

第一次去拜访白天鹅，是慕名而来的。3月2日，在朋友圈看到几幅天鹅戏水图片。多可爱的一双白天鹅啊，在太公湖里悠游自在。文友从上午10点多邂逅白天鹅，到11点离开时，天鹅一直在那里。春回大地，正是天鹅迁徙的季节。你跃跃欲试，也想领略天鹅的风姿，第四天，抱着侥幸心理来到湖边。天啊，两只天鹅居然还在，是在有意等你的吧？它们在湖上自由自在，昂头，长长的脖颈；俯首，头埋在水中，水面留下曲曲的颈项。不远处，数只黑鸭按照自己的节奏，不急不缓从天鹅身边游过。

这个当然要拍照的，可是离得太远，拍出来的只是一团灰乎乎的泛光的湖面。你急中生智，绕上淄河大桥，沿着护栏边窄窄的人行道赶到跟天鹅目测距离最近的地方。你深恐惊了它们的驾，蹑手蹑脚的。它们亲和地

对待游过的黑鸭，仿佛是一个锅里摸勺的兄弟姊妹。远处，在湖岛边上，正有一个庞大的野鸭方阵缓缓移动，好像是去参加一个盛大的集会。没有更好的位置了，也怕它们会立刻飞走，这样的瞬间稍纵即逝！你举起了手机，想将天鹅拍下，可是照片留下的是两个灰色的点子。试试调整焦距，还是枉然，只是两个稍大的轮廓而已！

就在亲见白天鹅的当天，你在太公湖公园流连五个半小时，你不觉时间漫长。离开的时候，那两只天鹅还悠游在水天一色的波光里。对面湖边，正有人扶栏观赏，有的指指点点，有的举起了相机，天鹅毫不觉察，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好像它们不是客人，而是主人，太公湖于它们不是客栈，而是家园了。

不管它们是在奔向西伯利亚的途中，还是前往东营留驻，它们在这里暂住的日子，都在我心中荡起一圈圈沉迷的涟漪。

英姿

□ 张发明

铁翅金睛嘴弯弯，扶摇直上九重关。勇于苍穹摘星月，敢落峰顶接蓝天。壮哉千秋今盛世，中华大地舞翩翩。英姿雄发平风浪，鲲鹏那有不领先。

情系南瓜花

□ 高谦

回到农村老家，我又吃到久违的油炸南瓜花，那清香酥爽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，于是记忆的闸门一下打开……

儿时，我住在农村老家，每年春天，母亲总会在自家房前屋后用铁锹刨几个坑，把南瓜籽撒在肥沃的土壤中，几场春雨过后便可发芽。不出几天，南瓜心形的叶子就长了出来，嫩嫩绿绿的，非常可爱。再过一段时日，南瓜或匍匐地面，或攀爬墙根，或蔓延瓜架，迎着阳光吹着喇叭的花儿凸显在圆盘的绿叶间，每一朵花瓣都极力向外伸展着，娇艳艳、黄灿灿，美得清纯自然，在微风吹拂中嬉闹着，在蜂缠蝶恋中欢笑着，让你忍不住地喜爱。母亲欣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，高兴地说：“你看，今年南瓜的收成一定不错。”果真如此，没过多久，瓜蒂处居然结出了一个又一个大小不一的南瓜。随着秋意渐浓，南瓜越长越大……农家小院充满了丰收的气息。

清晨，我与姐姐在母亲的带领下，提着竹篮，将篱笆墙上的南瓜花小心翼翼地采摘下来，用凉水洗净后，在母亲的巧手摆弄下，可荤可素做出很多花样。

清炒南瓜花是母亲常做的一道菜。她把南瓜花切成寸段，用热油爆香蒜瓣，然后下锅烹炒。咀嚼之际，那玉软香温的滋味会在齿颊间悄然滋长。让人迷恋的还有南瓜花炒鸡蛋、南瓜花圆子、南瓜水饺、南瓜花汤等等。

我最爱吃的当属南瓜花饼和油炸南瓜花了。每次她将采摘来的南瓜花切碎，拌进面里，烙出的饼黄灿灿、甜滋滋，既有南瓜的味道，也有鲜花的芳香。油炸南瓜花的制作稍复杂一点，母亲把南瓜花用清水洗净，往盆里舀上面粉，打几个鸡蛋，再放上盐和芝麻粒，倒上水稀稀地和匀，往锅里倒少许油烧热后，把南瓜花一朵朵裹上面，放到油里煎。不一会儿，一朵朵金黄色的油炸南瓜花就做好了，真是酥脆可口、香气四溢、回味无穷。

姥爷的小院

□ 朱睿

三十多年前，姥爷住一楼，房子带院，院子靠墙搭着架子，种着“玫瑰香”葡萄，引来不少蜜蜂忙碌。因为牛郎织女的传说，七夕我便悄悄去葡萄架下偷听，却终究一无所获。每每都是姥爷焦急来寻我，提醒说：“小心蜜蜂，它不但吃蜜蜂还糟蹋葡萄，最可气的是还蜇人，被叮一下，很难好的。”

葡萄架对面是姥爷的花圃，约摸十五平方米大小的空间，它顶端是透明的玻璃，风雨

不侵，阳光直射下来，周遭三十几盆花便洋溢着明媚的芬芳。表弟会用地上的枝条挑起五彩斑斓的蜈蚣给我看它到底多少只脚，这里还有蚰蜒、蚯蚓、西瓜虫。

我们从花圃出来，姥爷正坐在躺椅上闭着眼晒太阳。“姥爷，大白天睡懒觉，我可要批评你哟。”“我这是闭目养神。”我偷偷拿了一株狗尾草去撩拨他花白的胡子和眉毛。“别淘气，再这样，我可要生气了。”“姥爷，我还没见你发过火呢。你

发火的时候是不是吹胡子瞪眼呀？”“打——”仿佛京剧念白一样，姥爷说到，我一听，赶紧笑嘻嘻跑掉了。

我出生后，家人商讨取名时，祖母说：“女孩子家，平安是福，单字一个‘平’字就好。”姥爷摇头说：“女孩子怎么了？培养好了比男孩子出息，还知冷知热。”于是姥爷翻阅古籍，郑重为我定下名字。

隐约中，我仿佛又看到姥爷在小院踱步。“姥爷，风大，你那样会感冒的。”“过来！”姥爷拉着

我的手，口中吟诵：“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。”然后笑眯眯对我说道：“小睿，感受到了吗？这就是人生的一种境界。”

时光本是无情物，如我一般，曾经亦不知思念为何物。只是最近几年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某个时段，我都会无端想起姥爷精心打理的小院。当时年少的我并不能体味长辈的殷殷深情。伴随着岁月更迭，那份挥之不去的情愫于我心头日益浓厚，让我不仅知道了思念，更深深懂得了思念积聚而成的缅怀之情。

玉兰花开

□ 西杨庄

晚饭后与妻子公园漫步，妻子突然指着远处灰色树丫上悬浮着的一片片白花花的东西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那惊讶状宛若当年十七八岁时的纯情模样，我不禁莞尔一笑，告诉她：“那是玉兰开了。”

绰约新妆玉有辉，素娥千队雪成围。初绽时，灰白苍虬的枝干上没有一片叶子，洁白的花朵如天使羽翼般或含苞、或舒展地挂满枝头，冷冽中透着一股清新。含苞的好似一支玉雕的白毛笔头，光泽滋润、厚厚实实；初绽的宛如微笑的百合，白中泛黄，色似象牙；盛开的又像戏曲中花旦灵巧纤细的手指，姿态不

同，神韵各异。

花开，只为缘。这个可爱的世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，而真正能够凝驻心间，彼此相怜相惜、历久弥新的事物毕竟不多。玉兰与人的缘，则不是同类的吸引。盛开时节的玉兰花自会引来三五成群的盛装少女。在惊叹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纯白如玉的花之际，面对那盛开的、碗口般大小的花朵，渴盼地欣赏着那风韵之美的少女们，禁不住呆呆地望着……

何须琼浆液，醉倒赏花翁。人们对于玉兰花是格外珍爱的。即使那些开败的花朵零落在地，也会被深爱玉兰之人小心捡起来，吹净每个花瓣上的尘土，仔

细地拂尘净身。

玉环飞燕元相敌，笑比江梅不恨肥。玉兰花香，十分耐久。如果夹在书里，则芬芳会多日不消，连知识也变得微香怡人了。若三四天再打开，还能飘散出一股淡淡的香味哩。更有那有心的青年故意把相思渗透在玉兰中，赠予情侣，以淡淡的花香传递自己悠久无尽的爱恋。这是深情之花、忠诚之花、令人难忘的花。

素面粉黛浓，玉盏擎碧空。欣赏玉兰花需要仔细观看，如此，才能珍视那玉兰洁白的花瓣上柔风轻拂的痕迹，还有那细雨吻过的唇痕。细心的人还会发现花瓣的基部常常晕现出

浅浅淡淡的绛色，是不是嫌白色太单调而轻施了胭脂？再看花儿们在阳光下婴儿般嘟起唇角，倏地一笑，立刻便醉了你的眼；亦或瞧见她她们软风中窈窕一摇，婀娜一颤，便迷住了你的心；也有带着露水的，在盈盈摇曳间，或浓或淡，若有若无的缕缕馨香，萦绕鼻翼，深吸一口，沁人心脾，一下子身上每个细胞都舒张开来，迷迷醉醉间，恍然已身在仙界，浑然忘我了……这时候，不知谁填的一首《如梦令》字字句句便跳跃而出：“一夜春风频顾，吹开玉兰满树。素颜凝玉骨，盈盈玉人如诉。莫妒，莫妒，看我高洁风度！”